

中國古代都城資料選刊

東京夢華錄箋注

〔宋〕孟元老撰
伊永文箋注

上

中國古代都城資料選刊

東京夢華錄箋注

上

〔宋〕孟元老撰
伊永文箋注

中華書局

新學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東京夢華錄箋注/(宋)孟元老撰;伊永文箋注.
北京:中華書局,2006(2007 重印)
(中國古代都城資料選刊)
ISBN 978-7-101-04779-0

I. 東… II. ①孟…②伊… III. ①開封市-地方志
-史料-北宋②東京夢華錄-注釋 IV. K296.1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038132 號

責任編輯:張繼海

東京夢華錄箋注

(全二冊)

[宋]孟元老 撰

伊永文 箋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34 印張·5 插頁·575 千字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2 版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數:3001-6000 冊 定價:75.00 元

ISBN 978-7-101-04779-0/K·2055

序

傅璇琮

這部近一千頁，約六十餘萬字的東京夢華錄箋注，經伊永文先生歷時二十多年的專心研究，艱苦努力，現在終於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我內心深有欣慰之感。我與伊永文先生於上一世紀九十年代初即已相識，那時他從天津南開大學來北京，轉致前輩學者王達津教授一信，信中介紹了永文先生對東京夢華錄箋注的箋注工作。我時正任中華書局總編輯，就抽時間閱看永文先生帶來的部分樣稿，對他的研究思路與箋注方向甚為讚賞，後經交談，雙方達成一致意見，表示中華書局可以接受這一專案。從此以後，他的這一東京夢華錄箋注工作就全面展開。

我對東京夢華錄一書是深有感情的。一九五五年我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後，留校任浦江清先生助教，重點在宋代文學教學，那時我就讀了東京夢華錄。此書著者孟元老於北宋晚期即徽宗崇寧二年癸未（公元一一〇三年）即居住於汴京，至靖康二年（一一二七年）因金人入侵，才避亂南下。他在汴京住有二十四年，很有感於當時「太平日久，人物繁

阜」。他後於高宗紹興十七年丁卯（一一四七年）作此書序時，就特描述汴京城內，「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正因此，那時不論「垂髫之童」、「班白之老」，皆「時節相次，各有觀賞」。這確如南宋時洪邁容齋詩話所說：「國家承平之時，四方之人，以趨京邑爲喜」。也正因此，孟元老在南方居住時，緬想當年風情，「節物風流，人情和美，但成悵悵」，於時立志就省記所及，「編次成集」，「庶幾開卷得觀當時之盛」。孟元老一方面富有情致地緬懷北宋都城的美麗景觀，另一方面則以極爲精細的筆調描畫市民日常生活，應當說這是有關我國城市社會文學作品的開創之作，極有歷史文化價值。

也正因此，一九八〇年間，那時我剛由中華書局古代史編輯室主任調任副總編，就建議與商務印書館協商，將商務於一九五九年出版的鄧之誠先生的東京夢華錄注列於中華書局的中國古代都城資料選刊，重新出版（後於一九八二年一月印出）。但此後聽說友鄰國家日本有譯注本出版（即永文先生本書序中提及的日本京都大學入矢義高、梅原郁東京夢華錄譯注），對鄧注本多有批評。那時我對京都譯注本原書雖未看到，但甚有所感。東京夢華錄是中國古代的一部名著，作爲本國的文化遺產，中國的學者有責任、有義務對此作出更大的努力。八十年代以來，我們中國學者關於東京夢華錄的釋義，也有一些文章刊

發，但還處於零散狀態。正因如此，九十年代初，我一晤及伊永文先生，即以學術同行與出版者身份，表示極為贊同他的工作意向。

永文先生一開始作此專題，就已有創新意識。上世紀七十年代中，他就讀於南開大學中文系，與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著名專家王達津先生接觸甚密，在王先生指導下，開始對水滸傳進行研究。後又受到南開幾位學者如明清史專家鄭天挺先生、小說戲曲史專家寧宗一、朱一玄先生等指導，寫有水滸傳是反映市民階層利益的作品一文，刊於一九七五年天津師院學報第四期，頗受學界的關注、重視，古代小說研究界就有一種「水滸市民說」。由此，他就由水滸研究而進入對市民、城市的探索，這就必然觸及東京夢華錄，於是有關東京夢華錄及市民生活的資料就逐漸有所積累。八十年代起，一方面他獲觀中華書局出版的鄧之誠注本，一方面在作宋代城市風情一書，就將二者結合起來。那時他又較為全面地查閱了宋代筆記小說，一邊寫書，一邊就作東京夢華錄注，於一九八七年完成十五萬字的初稿。據說他曾以這一初稿與一家出版社商議，但未被接受。他當時已調至黑龍江商學院工作，就又從事於資助項目明清飲食史之研究。不過這一飲食史項目，仍有益於對東京夢華錄作注，特別是因此而熟悉和掌握了許多烹飪資料。鄧之誠注本自序中曾特提出：「斷句以伎藝飲食為最難」。永文先生因搜集了不少這方面的資料，由此對鄧注作了不少

補正，並曾寫有好幾篇有關宋代飲食、科技等專文，在一些學術刊物上發表，據我所知，有宋代船塢略考（即東京夢華錄「奧屋」之釋文）、中國最早的暖水瓶（即東京夢華錄「提瓶賣茶」之釋文）、唐宋文身及其文化意蘊（亦即東京夢華錄有關「文身」的釋文）等。這都為東京夢華錄箋注作了充分的準備，提供了扎實的史料基礎。

這裏值得一提的是，永文先生後雖又調至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但在這長時期從事箋注工作，從未得到過科研經費資助。這樣，他有時出外查閱資料，參加學術會議，長途跋涉，都是自己出錢的。但他不為所動，不受阻撓。莊子德充符有云：「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我想，就我們學者來說，此所謂「有德」，當應是一種理性的認識和奉獻的氣質。

就上所述，我覺得，從這部箋注成書過程與書的本身來說，此書確有兩大特色，即一為專，二為通。所謂專，即前所說的，超脫名利，一心為學；專心一致，力求創新。當然這也體現在書的本身，而就書本身而言，則主要是博通，即不拘限於傳統的校注體例，而以較開闊的學術視野，多角度多層面地運用各種樣式的文史資料，在充分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礎上，進行跨學科的綜合性的學術探索。

本書以鄧之誠注本與日本京都大學譯注本作為主要參考，雖然按照著者所定的體例，

凡二者已注的，此書就不注，但仍細心關照此二書的成果，同時又充分注意我們國內學者的有關論著，作到對成果充分吸納，對疑誤又細心糾察。如卷一大內條「泛索」一詞，鄧注本引宋會要、事物紀原所載「取索司」以證「泛索」，永文先生在另引用武林舊事後，加案語，謂鄧注此處與原意差遠，於是提出日本京都譯注本釋「泛索」為「臨時需求」，較鄧注所釋，文意更明。又同卷內諸司條「內弓劍槍甲軍器等庫」句，京都譯注本釋為弓劍、衣甲、槍、劍、弩五庫，現案語中則引據龔延明關於東京夢華錄部分注文商榷，指出應為內弓、劍、槍、甲四庫，「軍器」為總括詞。龔延明為浙江大學古籍所教授，宋史專家，於宋代官制深有研究，這裏就據以糾正京都譯注本之誤。

應當說，東京夢華錄一書，如敦煌遺書那樣，已廣泛引起海外學者的注意與興趣。除日本學者外，永文先生在序中還提及美國學者奚如谷的釋夢——東京夢華錄的來源、評價與影響一篇專文，充分肯定其精湛功力與新的思維研究方向。當前，學術界已有提出，宋代城市文化研究，現在已可成為一門世界性的前沿學科。我想，這一學科建設，有關中國古代城市文化著作，是應着重研究的。現在這一新的箋注本出版，必將促進中外學者對中華傳統文化的交流。我們可以乘此機緣，與海外學者友好合作，團結相處，互相交流，取長補短，這將會是世界漢學研究領域一項有意義的舉措。

這一箋注本資料之繁富，可以說是同類著作所未有的。鄧注本引有宋元典籍一百四十八種，而永文先生此書，則幾乎包容了目下所能找到的所有宋代筆記小說，再加上元代及明清人的書，已達一千二百多種。所引用的，又不局限於傳統的經學、史學等典章制度之書，而是廣泛引用詩文集、筆記、詩話、話本小說，甚至笑話、相聲之類俗文學圖書，可以說囊括多門類的知識，真是立足於「打通」，還原東京夢華錄市俗生活的特色。不僅引書多，且注釋面廣。如鄧之誠先生在其書序中曾謂原書「難施句讀」，「斷句以伎藝飲食爲最難」，故其注在伎藝、飲食方面甚爲薄弱，而永文先生在這兩方面則集中力量。如卷二酒樓條，鄧注本只注有二條，本書則有十三條；同卷飲食果子條，鄧注本有二十一條，本書竟注有一百十九條，其中如「淹藏菜蔬」、「兜子」、「燒臆子」、「洗手蟹」等，都是別人未曾注意、也無由釋義的。其他如「奇術異能」、「泥丸子」，以及「猴呈百戲，魚跳刀門，使喚蜂蝶，追呼螻蟻」，及有關元宵中伎藝的注釋，如把正文和注文串聯起來，真可視爲一部北宋伎藝短史。

本書注文範圍極爲廣泛，其中注意以圖配文，並多量採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新出土的宋代文物，如卷四會仙酒樓條，有謂「凡酒店中，不問何人，止兩人對坐飲酒，亦用注碗一副」，箋注中除引用唐李濟翁資暇集、張端義貴耳集外，於案語中指出一九六三年安徽宿松縣有宋墓出土由溫碗、注子配套組成的注碗，並配有江西南城墓出土之注碗、酒臺子

等圖，河南禹縣白沙宋墓壁畫。又如卷六元宵條，有三十六條注，記北宋各種伎藝，並選有陳元靚事林廣記所載之蹴鞠圖（共有六人踢毬），在案語中又提及湖南博物館所藏宋代蹴鞠銅鏡，又有宋代敦煌壁畫頂竿圖、元至治三國志平話刻本「關公單刀會」之鼓笛圖。

我想還有一處更使人感興趣的，是卷三相國寺內萬姓交易條，中稱相國寺「殿後資聖門前，皆書籍、玩好、圖畫」，本書箋注就特將「書籍」一詞列出，引有好幾種宋人著作予以參證，如蘇頌蘇魏公文集、邵博邵氏聞見後錄、百歲寓翁楓窗小牘、張邦基墨莊漫錄、王明清玉照新志、王得臣塵史、岳珂桎史、魏泰東軒筆錄，具體記述相國寺內所售之書極為繁富，且多珍奇之作，後並加案語，提及遼寧省圖書館現藏有宋版抱朴子即為大相國寺東榮六郎書籍鋪所刻（並配有圖）。這對於我們現在研究書籍文化史，提供極有學術價值的史料。

其他如卷三般載雜賣條有「又有獨輪車」句，即配清明上河圖中之獨輪車圖，使文中所記「前後二人把駕」、「前有驢拽」，更為形象；同卷防火條記有「火叉」，即配有武經總要之「火叉圖」，都使人讀後有清晰印象。其他所配圖還不少，據統計，全書共配有宋代一百餘幅摹圖，這應是箋注方式的創新之作，多有開拓餘地，很值得考慮。

書中引用大量經得起推敲的宋元話本小說及百回本水滸傳，也富有特色。如宋話本鬧樊樓多情周勝仙，其中樊樓、曹門、金明池、桑家瓦，都是東京實地；萬秀娘仇報山亭兒

中的山亭兒、茶坊、行院規矩，皆得東京習俗之真，簡貼和尚中的鵝鶉餛飩兒吃法，可使人如觀東京飲食風貌，現於眼前。這些，都可以說是擴大了宋代文明史研究的領域。有些詞句，引用話本小說加以參證，就可以使今天讀者真切明白原意。如卷三飲食果子條有云「凡店內賣下酒廚子，謂之茶飯量酒博士」。此「茶飯量酒博士」如何理解？現注中引有宋話本楊溫攔路虎傳及陰鷺積善，就可以明白此茶博士為茶坊中服務人員的一種美稱。又卷五育子條有「五男二女花樣」，注中引宋話本三現身包龍圖斷案，後加案語，說明「五男二女」為宋時「家庭美滿之喻」，如無此注，確不易明瞭原意。又，這裏順便提一下，即本書注文中一些重要條目，在引用若干材料後往往加有案語，標為「文案」。這些案語有長有短，涉及面廣，在吸收諸家之基礎上作出自己的判斷，引領讀者把握問題的核心所在。全書約有五百餘條案語，言簡意深，多為本書著者自己讀書深研所得，這也是箋注作法上一種新的探索。

最後我還想提一個建議。著者於凡例中說：「中華鄧注本、京都譯注本已注條目，本箋注不注，以免掠美之嫌，亦避免引起混亂。」即過去兩本已注的，這部箋注本就不列，這在體例上是明確而謹嚴的。但對一般讀者與多數研究、教學工作者來說，鄧注本已出版多年，現在少見，京都譯注本也不易見到，因此要想通讀東京夢華錄全書，會有一定難度。我

過去曾細讀過鄧注本，鄧注當然有所缺失，但它終究是中國關於東京夢華錄的第一個注本，開創之功不可掩沒，有些注引書也是很有史料價值的。因此，我想我們可以編撰一部較為完整的箋注本，既吸收鄧注本、京都譯注本值得引入的材料，又較廣泛採納國內外其他著作，在吸收時可以標明出處，同時還可作適當的補正，這就不會有掠美之嫌，反而有集大成之譽。我想伊永文先生或可予以斟酌，再過若干年，如對本書還有所正補時，不妨對此作一整體考慮。

二〇〇四年冬初稿

二〇〇五年秋修訂

前言

東京夢華錄問世於南宋紹興十七年（一一四七），從其書自序得知，作者爲孟元老，但生平不詳。清時，開封老儒常茂徠提出孟元老即爲主持修築艮嶽的戶部侍郎孟揆。此說曾被鄧之誠先生認爲讀書不足而予批評。一九八〇年，孔憲易先生沿襲常茂徠之思路，考據孟元老爲北宋末年供職於開封府的孟鉞。孔氏證據揣測成分較多，成立較難。余以爲不必坐實孟元老爲孟鉞，疑元老取宋人常見名字爲託名，其人或爲孟姓貴胄子弟，或爲浪迹京城出入下書會先生，記錄風土，以使人追憶故都之樂爲要，遂鋟木以廣之。

東京夢華錄問世不久，南宋的許多學者就模倣其體例，續作此類著作，如灌圃耐得翁都城紀勝、西湖老人繁勝錄、吳自牧夢梁錄、周密武林舊事。自此以後，元有陶宗儀元氏掖庭記、費著歲華紀麗譜、劉一清錢塘遺事。明有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史玄舊京遺事、顧起元客座贅語。清有無名氏燕京雜記、李斗揚州畫舫錄、張嘉津門雜記……此類著作甚多。而明代無名氏的如夢錄，清代蕊珠舊史的夢華瑣簿，都直接秉承東京夢華錄的神韻而敷衍成文，從而形成了都市民俗歷史文學的龐大的體系。

但與之相對應的是對東京夢華錄的研究注釋却較爲少見，即使偶爾有之，人們也只是將研究興趣

局限在與歷史互證方面。如此書趙師俠跋較有代表性：「若市井遊觀，歲時物貨，民風俗尚，則見聞習熟，皆得其真。余頃侍先大父與耆舊，親承謦欬，校之此錄，多有合處。」實際上，東京夢華錄內涵是多方面的，日本靜嘉堂文庫景印元刊本東京夢華錄的解題頗有見地，評論此書「是學術研究上很有用處的一部書」，「還應當把它作為一般文化史的很好的素材。例如卷五京瓦伎藝條，就已經是戲曲、小說研究者所樂於引用的」。

然而，自南宋以來至二十世紀初的學者們雖然的確較多地引用了東京夢華錄，但此書無注本的局面，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纔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鄧之誠的注本打破。鄧之誠為東京夢華錄作注的起因是「此錄難施句讀」、「多不能曉」，於是自一九三九年始便「發書以求之，錄於書眉及別紙，凡二百條」。從求證到最終成書，其間經歷了二十年的時間。自鄧先生注本的出版至今也已四十餘年了，經四十餘年的檢驗，以今日眼光觀察，東京夢華錄注本確實是有錯誤缺失，但是，客觀地說，少許錯誤缺失絕掩不住鄧之誠先生為東京夢華錄研究注釋開闢出一條可以通行之路的功績！

就在鄧之誠已着手進行東京夢華錄注的十年之後，即一九四九年，在日本京都大學，以著名漢學家入矢義高為班長的東京夢華錄共同研究班，以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從讀「原典」入手，也開始了類似鄧之誠注東京夢華錄的工作。經過了三十五年堅持不懈的探討，京都學者於一九八三年由日本岩波書店推出了署名者為入矢義高、梅原郁的東京夢華錄譯注一書。此書一九九六年三月轉至平凡社東洋文庫出

版修訂第二版。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日又在該社該文庫出修訂第三版本。這是自鄧之誠《東京夢華錄注》之後由外國漢學家完成的一本新的東京夢華錄注釋之書。日本京都大學入矢義高、梅原郁的東京夢華錄譯注，較之鄧之誠注本，徵引史料更爲豐富，注釋路數更爲細緻，無論典章制度還是風土名物，均注得較爲周詳完備。

反觀中國，雖然在六十年代，天津南開大學的許政揚先生與北京的周汝昌先生對鄧之誠注本非常不滿意，認爲「太不理想了」，所以他們二人「曾發過一個宏願，即爲所至關重要的東京夢華錄作一部詳密切實的箋注本，因爲這可以將北宋的文學家們的很多活動貫穿在裏面，而不僅僅是一部歷史地理城市社會的記錄而已」。然而這一「宏願」並未實現，許政揚先生僅有若干詩詞釋義涉及到夢華錄，而在整體上則因種種原因，他和周汝昌先生只能望夢華錄而興歎。

儘管八十年代以來，國內開始有零星注釋東京夢華錄的文章登場，如孔憲易《夢華劄記》、龔延明關於東京夢華錄部分注文商榷、劉益安對新版東京夢華錄注本質疑等，但對整本的東京夢華錄加以注釋的著作尚未出現，只是自一九九三年以來，國內才有兩個十分簡略的東京夢華錄注本陸續問世。一是中國商業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出版的孫世增校注本，一是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七月出版的姜漢椿譯注本。兩注本多從釋義解詞處着眼，與他書證本書之東京夢華錄箋注風格尚有相當大距離，正如姜漢椿自道其注本「與鄧先生注本的角度不同」，然而兩注本畢竟在東京夢華錄的研究注釋方面又有

進步。

就以上中外東京夢華錄注釋研究綜合分析，中華書局鄧之誠注本與日本京都大學入矢義高、梅原郁譯注本，以其高超的學術質量應推東京夢華錄注釋之白眉。故筆者箋注東京夢華錄，將中華書局鄧注本與日本京都大學譯注本作為主要的箋注參考工作本。

鄧之誠東京夢華錄注，入矢義高、梅原郁東京夢華錄譯注，所據本子均為元刊本。這是因為東京夢華錄宋刊本已無處尋覓，今傳世最早者為元代至正刊刻本，即清代著名藏書家黃丕烈藏本。此本為日本靜嘉堂文庫收藏，一九二四年影印刊行。這個本子雖也有誤字、錯漏等問題，不過仍以眉目清晰、板大字細，成為中外學者公認存世最優良的本子。

學界是比較迷信東京夢華錄元刊本的。八百多年以來，元刊本一直作為標準的東京夢華錄祖本受到尊崇。一九五八年古典文學出版社亦據此元刊本校點出書，一九六二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又以此本重印，並用秀水金氏影印汲古閣景元鈔本、秘冊彙函本、學津討原本和說郛本加以校勘，並加以斷句標點，是下過一番工夫的。故印行後，為多數學者遵從。正像入矢義高所說：「這個本子儘管句讀錯誤很多，誤植時有所見，還是被研究者廣泛利用。」

然而，正如鄧之誠先生所說的那樣：「孟元老夢華錄自序謂以崇寧癸未入京師，靖康丙午南徙，寓東京二十三年，又六十二年至淳熙丁未，夢華錄始有刊本，其人蓋已百歲，必不及見其書之行世，其書亦

未必手定，故多訛誤。」這一見解極爲明確，等於告誡我們，元刊本東京夢華錄不是孟元老手訂之本，也就是說：「初刻本所據底本，不一定是原稿；按其年次，孟氏當已謝世，當然無從最後訂正。由此可以推知初刻本較之原稿，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出入。」

其實這一點黃丕烈就已十分明白地告訴了我們：他所收藏的元刊東京夢華錄就是「少第十卷，倩工摹秘冊彙函本補之」。而且在校勘過程中，黃丕烈對東京夢華錄版本情況，提出了「一本有一本之佳處」、「不必定以刻本爲勝也」、「取弘治甲子重新刊行本，手校其異於別紙，間有勝於校本者，擬仍錄諸卷中，至訛謬處亦復不少」諸觀點。

所有這些已經清楚表明了元刻東京夢華錄是一本有缺失和錯誤的本子。這一點在元以後的明代弘治本、秘冊彙函本、津逮秘書本、說郛本、清代學津討原本及中華書局鄧之誠注本、日本京都大學入矢義高、梅原郁譯注本的校勘及許多中外學人考證東京夢華錄的文字中得到了證實。

基於這樣的認識，箋注者選取了與東京夢華錄同時期的有關書籍進行校勘。如陳元靚的歲時廣記、金盈之的新編醉翁談錄、百歲寓翁的楓窗小牘、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謝維新的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無名氏的錦綉萬花谷等。其中以陳元靚歲時廣記較具代表性，這是因爲它徵引的東京夢華錄風俗歲時部分不僅全面，而且用語嚴謹準確，遠勝於元刊本，歲時廣記與前述其他宋代諸書，等於打開了一個觀察已經亡佚的宋東京夢華錄本的窗口，從而使我們得以窺到元東京夢華錄刊本的闕遺與錯亂。